

谈谈

Win的妹妹Alice还单身时常在学校放假时来拜访我们。Alice（现在是Fryling太太）对恋爱方面的问题很敏感，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。

有一次，在我们的孩子还很小没上学时，Alice来拜访，刚到不久就说，“你们俩的沟通不像从前了！”

Win和我谈起来，才发现小孩子、新工作的压力和教会的事务在逐渐减少我们之间的沟通。所以我们安排了每周的“固定保姆时间”，请我们在的校园团契的两个学生来看小孩。我们的孩子很喜欢，我和Win也有了两个小时在一起的时间。

我们只够付钱给保姆，没钱出去吃饭。所以我和Win就只是在镇上走走谈谈。之后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支付保姆、咖啡还有点心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境况有了变化，但是这个固定交谈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。

这是个很棒的传统！充满了构思和梦想，喜乐和挣扎。我们之间的沟通在逐渐加强。

随想：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始这个传统呢？我今天能迈出几步？

史建恩

談談

Win的妹妹Alice還單身時常在學校放假時來拜訪我們。Alice（現在是Fryling太太）對戀愛方面的問題很敏感，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書。

有一次，在我們的孩子還很小沒上學時，Alice來拜訪，剛到不久就說，“你們倆的溝通不像從前了！”

Win和我談起來，才發現小孩子、新工作的壓力和教會的事務在逐漸減少我們之間的溝通。所以我們安排了每周的“固定保姆時間”，請我們在的校園團契的兩個學生來看小孩。我們的孩子很喜歡，我和Win也有了兩個小時在一起的時間。

我們只夠付錢給保姆，沒錢出去吃飯。所以我和Win就只是在鎮上走走談談。之後我們有了足夠的錢支付保姆、咖啡還有點心。很多年過去了，我們的境況有了變化，但是這個固定交談的傳統一直保留了下來。

這是個很棒的傳統！充滿了構思和夢想，喜樂和掙紮。我們之間的溝通在逐漸加強。

隨想：我是不是也可以開始這個傳統呢？我今天能邁出幾步？

史建恩